



碰杯，以思辨之名

■本报记者袁一雷

夜晚，在酒吧小酌，带着微醺听一堂学术报告，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学术与酒，看起来完全不相干的两个名词，却在酒吧这个物理空间内，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学术酒吧起源于英国的 SciBar (Science in a Bar)，是由英国科学协会发起的非营利项目。其目的是为了让更多广泛的公众了解科学知识。

这一模式在前两年进入国内后，迅速在上海、广州、武汉、西安、成都等地兴起，成为一种新兴的都市文化，受到年轻人的青睐。

一场非正式的论文答辩会

张家宁是北京空格酒谈的主理人。自2024年6月创办第一场活动以来，他一直思考如何在酒吧与学术、微醺与思考间实现平衡。于是，空格酒谈在前不久迎来一次新的尝试——论文公开答辩，地点定在北京海淀区学院路768创意产业园内的“啡咖啡空间”。

走进咖啡馆，灯光幽暗、音乐舒缓，咖啡师正根据客人的需要或做咖啡、或调酒。这与一般的咖啡馆并无二致。但墙面上悬挂的红色条幅——“空格酒谈论文答辩会”格外醒目，条幅下竖着一块大屏幕，面朝大屏幕摆放着二十把椅子、点缀着几张张小桌子。

时针指向7点半，空座位很快被占满。听众扫码购买门票后，在签到处领取打印好的论文以及以此次活动为主题设计的人场券。入场券上印着“空格酒谈”的字样和答辩会的论文题目《自由与认同：数字游民文化与社会化实践研究——基于西南某地的田野调查》。

很快，小桌摆上了鸡尾酒或非酒精饮品，一场非正式的论文答辩会拉开帷幕。

随着主讲人、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专业博士生孙艺珂的娓娓道来，听众一边品酒，一边了解数字游民。论文从研究缘起与文献回顾开始，谈到数字游民从身份构建到生活哲学、从工作自由到价值追求、从地理套利到乡村共栖，最后得出结论：“在中国，数字游民与其说是一种生活方式，不如说是



听众们一边品酒一边看论文。

图片来源：受访者、摄图网

一场生活实验。”

接着答辩会主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苗伟山率先就论文研究的目的、研究对象的定义，以及数字游民社区与商业资本和当地政府之间的关系提出问题。孙艺珂则结合田野调查实践与心得一一回复。

如果这是一场在高校报告厅内的答辩会，接下来听众的问题不会脱离专业。但在咖啡香与酒香的熏染下，听众提出的问题逐渐偏离了学术内容。他们有的是周边高校本科生、研究生，有的刚刚走入职场，还有的人在数字游民社区居住过一段时间。他们对论文有不同见解，讨论既是提问，也是寻求共鸣。

原定两个小时的分答辩会，最终在延时近半个小时后，意犹未尽地画上了句号。

看着这样的场景，张家宁告诉《中国科学

报》：“空格源自接受美学中‘空白’的概念。1970年，德国美学家、文学批评家伊瑟尔提出，文学作品包含着大量的意义不确定性，与意义空白，它促使读者寻找作品的意义。我认为这个空间是留给主讲人与听众共同完成的，所以‘空格酒谈’是想让听众去思考，把它填满。”

面对面交流的空间

张家宁至今记得在中国传媒大学读研究生期间学校举办读书会的情景，他们有时聊得兴起，活动结束后也不愿离去，就转战学校旁的小酒吧。

“我喜欢酒吧里的讨论氛围。与报告厅相比，酒吧更轻松，更容易让人卸下防备，不必在意观点对不对、表达得好不好。”现在，他有了更深的体会，人们会借助“酒劲儿”，在昏暗环境下，释放平时被压抑的热情和表达欲。

为了延续学校酒吧讨论的传统，2024年6月，刚毕业的张家宁在母校附近举办了第一期空格酒谈——“不自制与失败：心理冲突抑或伦理无力”，主讲人来自北京大学。在某社交平台上发布广告时，张家宁并没抱太大希望——本以为只会来三四十人，结果来了60多人。酒吧准备的椅子不够用，他们还跑到隔壁商家借。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在读博士李敏（化名）曾作为主讲人参加过空格酒谈。他主讲的题目是《从摄影救国到自拍打卡：近代中国西北旅

木酒吧到底啥样，时尚、反传统是吸引这群人的标签；“回头客”则可能是从事某方面研究，希望找人探讨或指导；有些则是对讨论话题感兴趣。

“现在的年轻人大多是网络化生存，长期在网络上进行交流，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并不多。但实际上，线下的交流非常有必要，是接触真实的人的机会。虽然在酒吧里大多可能是陌生人，看不太清对方的模样，但可以听见彼此的笑声，感受彼此的表情、语气。这大概也是学术酒吧受年轻人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张家宁说。

“轻量化学术”的生存之路

办空格酒谈，张家宁考虑最多的是选题问题。他操作过的话题包括“武术身份的现代困惑——技击现实与银幕幻想的交接”“如何理解生活中的道德困境”“夹缝之间：华裔美国移民历史与历史演进”等。

“说‘不’是常态，不是每个话题都适合在酒吧讨论。”张家宁说。

李敏还记得，自己根据张家宁对听众特点的描述，为空格酒谈提供过两个选题：一是“眼见不一定为实”，话题依据史学理论和史实进行延展，讲述照片或图片有可能经过剪裁、重构，从而呈现了非客观真实；二是旅行中拍照是否重要以及是否需要修图的话题，将现代人喜欢在社交软件上分享旅行照片以吸引评论这一个体行为，与中国的现代化整体进程联系在一起。

最终，第一个选题由于需要听众具备一定的图像学与历史学知识被放弃，第二个选题因更契合社会热点也更容易引起思考而被选中。

“选题的平衡点不好找，现在看来，我们挑选的基本是社科类话题。”张家宁说。

实际上，学术酒吧中的“学术”一直被质疑：这样的交流是否真正具有学术价值？

在苗伟山看来，学术价值的衡量标准不是单一的。“通常我们认为，某个活动和项目只有促进了某个领域的理论发展或规则改变，才是有价值的。其实换个角度思考，如果一次活动或项目引发了更多人对某个现象或者群体的关注，进而引发一些思考，这也是有价值的。”

“在酒吧讨论学术，是将严肃的事情搬到轻松的环境中，向同行以外的更多人展示。在‘数字游民’那期的讨论中，我能感觉到很多人对这样既轻松又有‘学术范儿’的讨论心渴望，特别是‘数字游民’，可能触动了当中的很多人。这样的方式促进了学术界与社会的互动。”苗伟山表示，“从研究层面来说，在酒吧里的学术交流确实难以达到学术性的深度。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某个话题启发了听众，让大家更愿意参与到对话中，那么有些听众会凭借他们的观察与感受，提出具有一定深度的问题。”

在采访中，苗伟山特别提到，接下来要思考的是学术酒吧的生存之路。张家宁也一直在探寻学术酒吧的生存之道。如果说“轻量化”的学术是他找到的选题方向，那么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经费。活动初期，为了吸引听众，空格酒谈将每次的酒水分成留作下一次的活动的经费，精心设计便签和门票，作为活动周边免费发给听众。后来又尝试过收门票费，同时提供酒水、相关资料与便签纸。不过由于经费有限，主讲人和嘉宾基本只能是义务出场。

“我们正在跟企业进行接洽，也许2025年空格酒谈将迎来新阶段。但在那之前，我更希望将2024年的讲座做个总结，出本论文集。”张家宁说。

《齐民要术》跌宕起伏的漂流记

■黄卫

国家农业图书馆馆藏有一本农业古籍，是诸多《齐民要术》版本中的一个特殊版本，分别为“（影抄高山寺宋本）《齐民要术》卷五”“（影抄高山寺宋本）《齐民要术》卷八”。这个版本有过一段不平凡的身世。

太守著书百世传

这本古籍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我国北魏时期。在公元533—544年的11年间，当时的高阳太守贾思勰根据古代典籍、民间歌谣，以及深入民间采访老人，并亲自试验验证，积累多年辛勤写作了《齐民要术》。

后人评价这本书是世界上最早、最系统且最具价值的农学科学名著之一。它对北魏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高水平的农业科学技术进行了系统总结。该书10卷92篇，加上总论全文的《序》和卷前的《杂说》，共约12万字。前6卷内容分别与农、林、牧、副、渔等诸业相关；第7至9卷是有关农副产品加工、储藏；第10卷则关于资源、植物的利用，以相当篇幅描述有使用价值的热带、亚热带植物，其中包括149种非中国物种。

《齐民要术》虽以讲授农业为主，但包含了经贸、文献学、史学、哲学等多方面内容，堪称“百科全书”。

可惜由于年代久远，贾思勰只给后人留下了这本书，他的身世却无人知道。《齐民要术》的最初本子是贾思勰手写的，在成书后500年间，一直处于抄本阶段。经手众多，以致讹讹相传。到了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2），为了正本清源，当时国家收藏图书的官署“崇文院”受命主持了《齐民要术》修订工作，并刊刻印刷，向全国发行推广。这一版《齐民要术》统称为“崇文院本”，是最准确还原原作的版本。

北宋年间，一位来中国学习禅宗的日本僧人买下了一套“崇文院本”《齐民要术》带回日本，珍藏在日本京都高山寺。后来发生一起火灾，寺院受损严重，“崇文院本”《齐民要术》只剩下第五、第八两卷残。

残卷深山小岛识

1838年冬天，当时41岁的日本藏书家小岛尚质在京都高山寺发现了“崇文院本”《齐民要术》第五、第八两卷残。这两本原刻本历经千年依然精美如新，柔软坚韧的纸张、秀丽典雅的刻字，无不体现出中国北宋年间高水平印书水准。

小岛尚质为他的发现欣喜若狂，但又遗憾不能把书带走。无奈之余，他付重金购买了仿宋纸张并请僧人用双钩法把原刻本原原本本影抄下来。这项工作从冬天开始，到夏天结束，完美复现了原刻本。

1868年1月3日，日本明治天皇颁布了“王政复古”诏书，宣告明治维新运动开始。这对于中国古籍而言，是灾难的开始。

日本明治维新运动之初，崇尚西洋、鄙视汉学，对古籍弃如敝屣，所有中国珍稀古籍都被贱价出售，像《齐民要术》影抄本这样的复制品更不值钱了。此时小岛尚质已经去世，他的后人把书房的大量中国古籍低价出售。可能是因为藏书太多，或是因为价无市，这本《齐民要术》影抄本卖了多年没能卖掉。后人们嫌弃它们占地方，将其当废纸处理掉。就在这时，一位名叫杨守敬的中国藏书家来到了小岛家的书房，“拯救”了《齐民要术》影抄本，此时已经是1882年了。

千里寻根把身渡

杨守敬在日本收购中国古籍的事迹，是他收藏生涯中的一段辉煌经历。杨守敬是湖北宜都人，被《清史稿》誉为“鄂学

灵光”，生平著述涉及83个学科，集历史地理学家、书法家、藏书家、金石学家、版本目录学家于一身，被誉为“晚清民初学者第一人”。

1880年4月，杨守敬作为清政府驻日公使何如璋的随员抵达日本，此时他刚41岁，正值盛年，学识深厚、体力充沛。

前往日本之前，有一件事使杨守敬对日本收藏的中国古籍有着深刻印象。他听说了日本明治维新运动之际，在日本的中国古籍几乎论斤估值，有很多同乡到日本贩运中国古籍，尤其以宋、元版本为多。杨守敬猜想，其中必定有不少秘籍孤本。

为了更加高效从日本获得中国古籍，杨守敬出发前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阅读日本收藏中国古籍的相关书目、准备足量的现金和用来以物换物的碑版、古钱、古印等。

到日本后，他在东京市场上闲逛，在书店里看到了许多过去从未见过的中国古籍。杨守敬对日本收藏的中国古籍之多、版刻之精感到兴奋，立马买来，得到了诸多心仪的古籍。

由于杨守敬不仅写得一手漂亮书法，而且带来了因与日本人换古籍而交换的汉魏六朝碑版，促进了日本书法的进步，因此他在日本赢得了广泛尊重，结交了众多日本学者。后又幸运购得日本医学家、文献学家森立之的《经籍访古志》抄本。该书是一本目录学著作，反映了当时日本所藏珍贵汉籍的情况。杨守敬按照书目逐一访求古籍，最终找到了这一《齐民要术》影抄本。它与其他古籍一起，从东京港乘坐货轮漂洋过海到了中国。

这一影抄本被杨守敬珍视，他在1897年所著《日本访书志》里提到：“余所得小岛尚质以高山寺本影抄，精好如宋刻，用以校勘其他版本，补脱厘误，大有裨益。”但他不能满足的是，“唯未得原

书本本照之，终为恨事”。

这本影抄本最初被收藏在位于湖北宜都的杨守敬私家藏书楼——飞青阁。1914年初，又随杨守敬来到北京。但遗憾的是，一年后杨守敬在北京去世。而伴随着他的离去，这本影抄本的命运又开始了新的转变。

此心安处是今朝

杨守敬去世后，他的许多藏书也随之下落不明，但这本影抄本却幸运地被官方买下后，奇迹般地进入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了北平。在1938年6月的一天，一群如狼似虎的日本宪兵突然闯入故宫博物院，他们直奔位于太庙的图书馆，借口搜查与“反日”思想有关的书籍，将很多书籍和杂志烧毁或撕毁，还劫走了一部分古籍，其中就包括这本《齐民要术》影抄本，后来将其收入日军华北方面军特务部设立的所谓华北农事实验场书库。

1945年抗战胜利后，华北农事实验场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接收，更名为中央农业实验所北平农事实验场，并设立图书股专司，接管了原华北农事实验场的馆藏。此时，古籍只剩下很小一部分，大多被逃窜的日寇带走或毁掉，好在这本影抄本还留在馆藏之中。

1949年2月北平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了北平农事实验场，重新组建了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1954年，国家成立中国农业科学院筹备组，其中设置图书资料组，开始购置、收集、管理图书资料。所幸，这本影抄本依然留在馆藏里。

1955年4月29日，一位南京农学院（现南京农业大学）的教授万国鼎从南京来到筹备中的中

岁末年初，正是年度总结的时候。有个热衷越野跑的朋友在朋友圈发了一则《2024年越野跑个人总结》。“不幸”的是，这篇1000多字的“雄文”被笔者一眼识破了人工智能(AI)代笔的真相。

朋友的回应诚恳中带有一丝尴尬：“有些明显错误改了一下，我还是有贡献的。”随后得知，这篇文章是他把一张赛事数据表格“喂”给AI得来的。

为什么会被一眼看穿呢？很简单，很多语句不像是创作出来的，而是像从初中生模板作文中抄过来的。比如第一句，“2024年对我来说是充满挑战与成就的一年，在越野跑的道路上留下了深刻且难忘的足迹”，这样的语句其实信息量很少。说得难听一些，这是一句正确的废话——越野跑比赛没有一场是轻松的，而只要跑了就会有成就，就会留下难忘的足迹。

全篇读下来，除了有数据的语句，这类正确的废话比比皆是。

所谓创作，就是创作文学艺术作品，而不是搬运自模板。作为一个从业多年的文字工作者，对模板语句无比敏感，自然能一眼识别。

“其文如其为人”，北宋文学家苏轼提出的文如其人的观点古今适用。机器写出来的模板文字一身机器味，缺失了人味，而人写的文字无论好坏，一定是有个性的，让人留有印象的。

正面的事例不计其数。鲁迅在《秋夜》开头就劈面来了一句：“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种来之笔写出了他当时“孤寂、彷徨”的心境。然而如果今人去照搬，很可能被语文老师判为不及格。

笔者让AI模仿鲁迅写出这种带有心境类似的语句，它用了不到两秒就写出了10个句子，诸如“在我的窗前，可以听见风声，有时是低语的风，有时也是低语的风”。然而，你读不出它的情绪。

其他形式的创作也是一样。笔者最近重温了1994版电视剧《三国演义》第一集中那个名场面：桃园三结义时，当熟读《春秋》的关羽说着一通文绉绉的大义，张飞瞪大了环眼，一副激动的憨憨样，三连“俺也一样”。这时候网友激动坏了，弹幕铺天盖地——“人类早期复读机珍贵实录”“注意三爷渴望知识的小眼神”。

张飞三连“俺也一样”绝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恰如其分的存在。这不仅刻画了张飞的文化知识不足，也描写了一个憨人的模样。更重要的是，他给当时的结义情景提供了无比重要的情绪价值。

在今天，“俺也一样”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网络流行语；每当不同意对方而没有更多补充或修订时，这句话就是应景的回应，还会博得对方莞尔。

然而，之所以能成为名场面，是因为“俺也一样”这句话只有在当时桃园三结义的情景下让张飞说出来才更有冲击力，那种情绪价值是今天的人们体会不到的。

笔者想说的是，说出“俺也一样”的张飞是独一无二的张飞，是不可复制的张飞，也是AI刻画不出来的张飞。同理，“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也只能让鲁迅说出来才有那个味。

笔者还无法判断通用人工智能未来能否创作，但至少目前的AI是主要作为工具而存在的，其产生的“作品”远远不能替代人的独特性。

我们生而为人，是为了一样，哪怕是有所缺陷的不一样。我们的作品亦如是。



《影抄高山寺宋本齐民要术卷八》作者供图

国农业科学院图书馆资料室，借阅这本《齐民要术》影抄本，撰写一部较易阅读的注释本《齐民要术今释》。

万国鼎是中国著名农史学家、史学家，是中国农史学科的主要创始人和奠基者之一，也是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首任主任。他和西北农学院（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石声汉合作，参照多种版本，把《齐民要术》一书全文加以注释、审订，写出了《齐民要术今释》这本重要著作。

1957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正式成立，同时建成的还有中国农业科学院图书馆。自此，这本影抄本成为该图书馆馆藏古籍。在万国鼎的带领下，一批又一批农史学者来到图书馆对这本影抄本进行相关研究，不断发掘其价值。

2013年11月18日，中国农业科学院图书馆新馆开张，更名为国家农业图书馆。这本影抄本和其他古籍一起“乔迁新居”。从此，这本影抄本在历经近200年的沉浮后，终于有了归宿。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